

□朱东锷

重庆于我是梦一样的地方，既陌生又熟悉，很远又很近。

儿时喜欢看小人书，守着电台听讲古大师讲“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重庆，就是从图书和小说连播《红岩》中认识的。

重庆古称巴郡，是兵家咽喉之处。猛张飞粗中有细、斗智斗勇“义释严颜”；江州都督赵云治军垦荒、修路搭桥；刘备为替义弟关羽报仇，率大军与东吴陆逊鏖战夷陵，败退白帝城，伤心托孤白帝城。

渣滓洞、白公馆；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小萝卜头”；革命志士办《挺进报》、绝食抗争、绣党旗……一个个形象一幅幅画面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上学后，我学习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等诗句和抗战陪都、重庆谈判、“重庆大轰炸”等事迹。后来，一包涪陵榨菜吃出了新滋味；一天，舅舅骑着一辆嘉陵摩托车“突突突”出现在眼前。重庆以不同方式走进我的视野和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守护羊城一方平安。虽然关山重重，但与重庆相关的信息如八方来风：三峡移民、直辖、李子坝穿楼、轻轨通车、令导航也迷失的立交桥……朋友圈里，仙女山、天生三桥、大足石刻、乌江画廊、九黎城等景点令人向往。

这个夏日，荷香满溢。我们在西南政法大学旁开始了一周的山城生活。傍晚，舌尖上还带着麻辣感，我与同伴沿着西政

行走四方

校道漫步。夏日的重庆，夜色在晚8点后才降临。奥林匹亚音乐广场、八闽园、毓秀湖、文津亭……我们绕着校园走走看看，山岗、岭峰、坪坝，山岭绵亘、树木葱茏，楼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坪坝上四五十层的高楼，却只及山腰处楼房的三四楼。想起一句话：“我到过许多城市，感到那些城市都是趴着的，只有重庆这座城市是站着的。”张恨水先生也说过：“上下难分屋是楼，出门无处不爬坡。”重庆是一座立体城市，上坡下坡是居家日常。

雨滴随夜幕一起落下，淅淅沥沥一夜。清晨，撑一把伞走在迷蒙的梯坎、坡道上，雾薄薄地萦绕在峰峦间、浮挂在树梢上，若有若无地在脸上、手上掠过。雾中看四面江山胜景，实在是形容不出的美妙。不是江南不是塞北，是真正正正的重庆。

几天里难得的无雨时刻。黄昏，我和同伴打车前往解放碑“打望”。下班高峰时段，路上车水马龙，但没有电动自行车占道穿插。车驶过竖琴状的东水门长江大桥，沿坡道起伏、左弯右拐，不久停在广场边，耸立的解放碑就在前方。

解放碑广场人流如织，各种面孔装扮时尚，鲜花簇拥环绕碑台，游人从各个角度拍照，两名着装整齐的民警与重百大楼、新世纪百货大楼、重庆环球金融中

心及其裙楼成为人们打卡的背景。

走过红柱幕墙的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从天桥跨过沧白路就到了城市阳台，人头攒动，叫卖声、说笑声鼎沸。沿梯级往下一层层到达洪崖洞夜色街区，沿途传统织品、漆器、饰品、民俗工艺品、土特产品琳琅满目。小天鹅火锅、串串、吊脚楼九宫格、手工怪味胡豆、中华老字号徐鼎盛……空气中弥漫着麻辣香味，各种美食小吃让人垂涎。坐下来烫山城火锅和串串，品尝重庆的江湖菜和烟火气，望吊脚楼群，观洪崖滴翠，看两岸鳞次栉比的楼房，俯瞰平缓的嘉陵江和游弋的游船、岸边的钓鱼人，远眺天边晚霞，看嘉陵江与长江两江汇流。不远处，千厮门大桥栏杆边黑压压站满“打望”的人，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二傍晚，如是节假日、黄金周，又是什么情景？

洪崖洞的灯亮了，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大桥上的灯亮了，如一道跨江彩虹。徜徉在朝天门广场上，两岸万家灯火灿若星河，江岸边灯光迷离梦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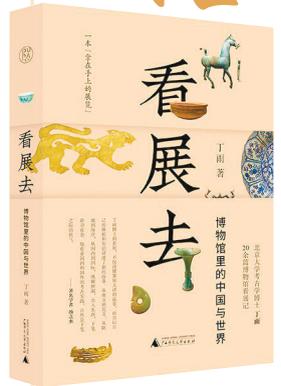
转眼就要离开重庆了，心底有一丝不舍。几天零碎时间走马观花，这个兼具山的博大和水的灵秀的美丽之城，对于我来说仍是一个梦一样的地方。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科普文学

展览，让文物“活”起来

□任蓉华



看展，绝不是打卡凑热闹，而是一种近距离了解历史本真的方式。北京大学博士丁雨所著《看展去：博物馆里的中国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兼具敏锐的思考与丰沛的情感，在借展览重现历史场景、人物风貌的同时，追溯历史动态演进的线索及规律，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

参观首都博物馆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后，丁雨不禁感慨：“文化的创造，让这片土地与众不同。”从寻源溯流的“根”，到崇礼作乐的“心”，再到陆海汇通的“脚印”，丁雨在一件件文物身上，看到了中华文化所独有的烙印，譬如良渚文化的玉琮、玉钺，其背后凝聚的力量，引人遐思。“温润如玉的气质，成了华夏民族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而陶瓷，作为将中国模样延展至海外的代表，中与外，物与思，融为一体，难分难解。

“以兵马俑开场，深意不止一层。”书中提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汉文明展”时，丁雨认为，兵马俑模拟的是秦帝国的“武功”盛势，而其制造生产则蕴含着帝国内部精密的“文治”肌理。大型陶器的制造相比于一般陶瓷，在成型、烧制等方面都面临更多的失败风险。因此兵马俑并非整体烧成，而是每一部分单独生产，再进行组装，这对工匠之间的配合提出了很高要求，各部分之间的尺寸大小必须经过严格的标准化设计。丁雨进而分析，就规模而言，这支地下军队的建立，体现出秦朝强有力的生产组织和后勤保障。可以一窥汉朝蓬勃向上和积极开拓的时代精神。

茶兴于唐，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便是由唐人陆羽编撰的。茶与器相合，简朴的生活便有了雅致的情怀。“幻彩茶思”是丁雨对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昔年茶事——河南巩义新出唐代茶器展”的回味。他从唐代的茶与茶具、唐墓与三彩、巩义窑等方面入手，论述了锄头与土地的碰撞是如何在偶然之间产出理想茶器的，“不盈一握”的巩义三彩陶茶器，背后折射的是1000年前整个世界的陶瓷潮流与风尚。”昔年茶事，但供追思，已难再做品茗之用。然而，千年后的我们隔着透明展柜，往日缤纷的茶影，恍惚之间，依旧如新。

22场凝重厚朴的展览，在丁雨娓娓道来的叙述里，凝结于每一件文物的专属历史，仿佛都幻化成了有血有肉、有魂有魄的立体形象，撩拨着读者的神经和思绪。

(作者系业余撰稿人)

□刘霞

小时候，虽然我并未在老家生活，但妈妈会在农忙时节或者寒暑假带我回老家。从我记事起，村口那棵槐树，便是老家留在我心里最深的印记。

槐树扎根在村头，成了村子“住宅区”和“劳作区”的分界线。每年5月，正好是槐树开花季节。白色的小花朵成群结队，凑成一串串“小风铃”，点缀在绿色的叶子中，在春风中随风舞蹈。春风带着槐花的阵阵香气，飘向田间地头。妈妈正挽着裤腿在田里插秧，乡亲们在各自的田地间劳作，扯着嗓子聊着家长里短的趣事，欢声笑语在山坡上不停回荡。

夕阳西下，远处山峦披上晚霞的彩衣，大家便从不同的田坎返家，槐树成了交汇点。他们走到树下，默契地放下手里的农具，随便找一块石头坐下，开始继续聊着刚才未尽的话题。谁家放养的鸡啄了谁家的菜，两家吵得不可开交；谁家的姑娘眼光高，适龄后还一直未许到合适的人家；谁家的婆婆房子分配时偏心，大儿媳撵撵儿子不认母。槐树，见证了村里的人情世故。

天色渐深，黑夜像幕布一样，慢慢被拉下笼罩整个村庄。开始有人起身拾起农具，招来一旁玩耍打闹的孩子，

岁月沉香

村口的槐树

将他们抱上槐树，摘下几串刚刚开出花苞的槐花，回家做槐花饼。

七八月时，槐花凋零，但树叶却较之前更为繁茂。这时的槐树，成为了乡亲们劳作的最佳休憩地。

乡亲们看起来身材并不魁梧，却却总能用“背架”背起一座小山似的谷把子，喘着粗气从坡上下来。不管多累，他们都会坚持到槐树下，靠着槐树慢慢放下背上的谷把子，坐在石头上休息。

孩子们这时也并不在家写作业，而是背着一个小背篓跟在大人的身后，用自己最大的力气，把粮食从地里运回家。孩子们背着背篓时，力气随时都在发出耗尽的警报，可一旦放下背篓，马上就恢复了精气神，在树下围成一圈，摆弄着刚从地里或树上抓到的蚱蜢、蜻蜓、知了。

不过，槐树上不时掉下的“猪儿虫”“毛毛虫”是大家的噩梦。运气“好”的时候，青色的“猪儿虫”或灰色的“毛毛虫”会从槐树上掉在孩子们身上，旁边的孩子被吓得尖叫，围在一起的孩子们立即作鸟兽散，“中奖”的孩子则一脸蒙圈，心里忐忑无比，直到摸到背上的异常，便“哇”一声哭出来，引来大人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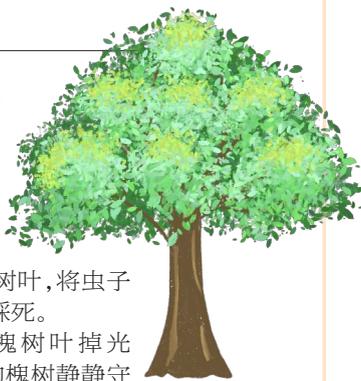
阵嘲笑，然后淡定摘下一片槐树叶，将虫子包裹后抓走踩死。

冬天，槐树叶掉光了，光秃秃的槐树静守望着村庄，看着在外的乡亲们满面笑容地陆续返回。家家户户开始挂春联，村子里每年最热闹的季节来了。孩子们拿着擦炮从槐树边来来回回跑过。他们将擦炮丢到稀泥里，稀泥到处飞溅，刚穿上的新衣溅上星星泥点。

槐树一年一年长粗长高，村里的人却一年一年越来越少。后来，老人们渐渐离开这个世界，更多的年轻人背起行囊走出去。再后来，老房子在风雨侵蚀下，越来越飘摇。

外公去世后，我很少再回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的场景已不再如往昔，除了几位爷爷辈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守在这里之外，就只剩下槐树毅然站立在村口。槐树依旧，经历着四季变化，只是已看不见这里聊天、歇脚、玩耍的人群，听不见回荡在山坡上的欢声笑语。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谢子清

待花烂漫

饱满 (外一首)

——参观张鹏翻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有感

细读、精读、研读
功夫每深入一公分
越接近于“天下廉吏”的内核
越容易抵达“一代完人”的底色

本色

细雨更贴合
脚步迫不及待靠近庆元山
去拜谒宽宇老人的墓莹
去翻开返青的书页

去捡拾涨潮的故事与情节
但光阴的唇齿不停舔舐
“文华殿大学士”的修饰语
再也找不到注脚
墓碑上的刻字几乎消失殆尽
重新交还石头的本色
幸好口碑相传变成墓志铭
清晰呈现“大清廉相”的声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掐指细数
已经是第五次
这好比把一本教科书
翻来覆去读了五遍
初读像极了孩童看连环画
囫圇吞枣只记住“运青”等名字
听见他们在时空隧道里的脆响
再读犹如反刍
那些营养丰富的草料
在反复咀嚼中回放新鲜味
历史交出更多细节
秉公办案、治理河患、为民请愿
把一个形象描摹得饱满而伟岸